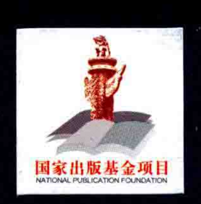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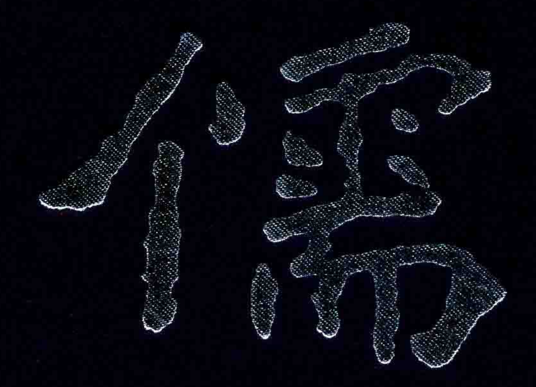

国家出版基金项目
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


儒


藏

精華編二七七册下

集部





精華編

北京大學《儒藏》編纂與研究中心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儒藏.精華編.二七七：全二册/北京大學《儒藏》編纂與研究中心編.—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16.6

ISBN 978-7-301-11995-2

Ⅰ.①儒… Ⅱ.①北… Ⅲ.①儒家 Ⅳ.①B222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（2016）第065854號

書　　名	儒藏（精華編二七七）（上下册） RUZANG
著作責任者	北京大學《儒藏》編纂與研究中心　編
責任編輯	吴冰妮　沈瑩瑩
標準書號	ISBN 978-7-301-11995-2
出版發行	北京大學出版社
地　　址	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205號　100871
網　　址	http://www.pup.cn　　新浪微博：@北京大學出版社
電子信箱	dianjiwenhua@126.com
電　　話	郵購部62752015　發行部62750672　編輯部62756694
印 刷 者	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經 銷 者	新華書店
	787毫米×1092毫米　16開本　88.75印張　840千字
	2016年6月第1版　2016年6月第1次印刷
定　　價	1200.00元（上下册）

《儒藏》精華編第二七七册

集部

下册

揅經室三集卷五

紀文達公集序

我朝賢俊蔚興，人文鬱茂，鴻才碩學，肩比踵接。至於貫徹儒籍，旁通百家，修率情性，津逮後學，則河間紀文達公足以當之。夫山川之靈，篤生偉人，恒間世一出。河間獻縣在漢爲獻王封國，史稱獻王「修學好古，實事求是，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。被服儒術，六藝具舉，對三雍，獻雅樂，答詔策，文約指明，學者宗之」。後二千餘年而公生其地，起家甲科，歷躋清要。高宗純皇帝命輯《四庫全書》，公總其成，凡六經傳注之得失，諸史記載之異同，子集之支分派別，罔不抉奧提綱，溯源徹委，所撰定《總目提要》，多至萬餘種，考古必衷諸是，持論務得其平，光稽古之聖治，傳於無窮，準諸獻王之寫定《周官》、《尚書》、《禮》、《禮記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老子》，厥功尤茂焉。國家舉大典禮，恭進頌册，恭和聖製、御製諸作，皆從心所發，雍容揄揚，有穆如之風。公受兩朝知遇，有所疏奏，皆平徹閒雅，爲對揚軌儀。請試士子《春秋》文以《左氏傳》立論，輔以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二傳，而廢胡氏《傳》，尤爲有功經學。他所著撰，體物披文，不襲時俗。所爲詩，直而不伉，婉而不佻，抒寫性靈，醞釀深厚，未嘗規橅前人，罔不與古相合，蓋公鑒於文家得失者深矣。公著述甚富，不自哀集，故多散佚。公之孫香林員外，勤爲搜輯者數年，得詩文集十六卷，梓

以行世，屬序於元。元以科名出公門生門下，初入都，公見元所撰書，稱許之，自入詞館，聞公議論益詳。蓋公之學在於辨漢、宋儒術之是非，析詩文流派之正僞，主持風會，非公不能。至於此集，雖非公所自勒，然亦足以覘全量矣。

王文端公文集校本跋

王文端師詩文不自以爲重，蓋公所重，在立朝風節也。公薨後，公子堉時收羅雜稿，寄至江西，屬元編刻之。元乃手編爲《葆淳堂集》若干卷，又訂成《年譜》一卷，付之梓。梓成，元匆匆移河南，爰以板寄閩。是時，公子已出守閩郡矣。板中誤字頗多，同門友李許齋賡芸。手校一過改補之。此李公手校本也，故跋之。

淩母王太孺人壽詩序

吾友淩次仲，官寧國教授。明年，太孺人壽八十有一，將稱觴於學齋，以書來屬元爲文，書諸屏。元與次仲交久且深，凡以詩爲壽者，元固宜序其事矣。次仲長元七年，合志同方，誼若兄弟，以故知太孺人最悉。太儒人姓王氏，海州舊族。次仲嘗謂元曰：「昔先君子以依親戚自歙客海州，娶太孺人，某兄弟實生於是焉。某六齡而孤，兄年二十有六，貧不能自給。太孺人鬻簪珥，使就塾師讀書，麤記名姓而已。少長，習賈于市，往往爲人所紿。太孺人曰：『汝爲賈而恥與人爭利，恐難成，宜從事于學。然學非蘄爲博士弟子之謂也，必通經立行，爲古之儒焉。且獨學無友，則孤陋而寡聞，吾有

汝兄侍養，汝其游四方，就師友以成之。』」於是次仲乃挾書出游，博通經史，善屬文，尤精三禮及推步之學。乾隆辛丑，與元訂交於揚州，問學相長，各期束身修行，少有所表見於世，以無忝所生。未幾，次仲入都，翁覃溪先生奇其才，教以制舉業，勉之應試，遂以己酉、庚戌兩榜成進士。次仲例選知縣，投牒吏部，改教授以奉母。是時天下識與不識，無不重次仲之學行者。嗟乎！次仲生東海僻陋之鄉，非太孺人勖之以游，則鬱鬱與駔儈老矣，烏能顯名於天下哉！癸丑，元奉命視學山東，詣熱河行在。元與次仲同爲王韓城、朱大興兩公所得士，時次仲寓韓城公直廬，元往別焉，公於座中謂之曰：「吾不能强子改冷官，子願之，甚善。且吾亦嘗爲此，然非耐貧不可也。」今次仲之貧如故，而循陔致養，閉户著書，其志趣爲何如？太孺人怡然安之，其德教又何如也？至於疇昔砥厲之言，尚冀始終無負。他日太孺人登期頤上壽，元當躋堂賦詩，爲諸交游倡焉。

里堂學算記序

數爲六藝之一，而廣其用則天地之綱紀，群倫之統系也。天與星辰之高遠，非數無以效其靈；地域之廣輪，非數無以步其極；世事之糾紛繁頤，非數無以提其要。通天、地、人之道曰儒，孰謂儒者而可以不知數乎？自漢以來，如許商、劉歆、鄭康成、賈逵、何休、韋昭、杜預、虞喜、劉焯、劉炫之徒，或步天路而有驗於時，或著算術而傳之於後，凡在儒林，類能爲算。後之學者，喜空談而不務實學，薄藝事而不爲，其

學始衰。降及明代，寖以益微，閒有一二士大夫留心此事，而言測圓者不知天元，習回回法者不知最高，謬誤相仍，莫能是正，步算之道，或幾乎息矣。我國家稽古右文，昌明數學，聖祖仁皇帝御製《數理精蘊》、高宗純皇帝欽定《儀象考成》諸編，研極理數，綜貫天人，鴻文寶典，日月昭垂，固度越乎軒轅、隸首而上之。以故海内爲學之士，甄明度數，洞曉幾何者，後先輩出。專門名家則有若吴江王昱闇、錫闡。淄川薛儀甫、鳳祚。宣城梅徵君，文鼎。儒者兼長則有若吴縣惠學士、士奇。婺源江愼修、永。休寧戴庶常，震。莫不各有譔述，流布人間。蓋我朝算學之盛，實往古所未有也。

江都焦君里堂，與元同居北湖之濱，少同遊，長同學。里堂湛深經學，長於三禮，而於推步數術，尤獨有心得。比輯其所著《加減乘除釋》八卷、《天元一釋》二卷、《釋弧》三卷、《釋橢》一卷，總而録之，名《里堂學算記》。書成而屬元序之。元思天文算學至今日而大備，而談西學者，輒詆古法爲觕疏不足道，于是中西兩家遂多異同之論。然元嘗稽考算氏之遺文，汎覽歐邏之述作，而知夫中之與西，枝條雖分，而本榦則一也。如地爲圓體，則《曾子》十篇中已言之；七政各有本天，與郄萌日月不附天體之説相合；月食入於地景，與張衡蔽於地之説不别；熊三拔簡平儀説寓渾於平，而崔靈恩已立義以渾蓋爲一矣；的谷四方行測創蒙氣反光之差，而姜岌已云地有游氣蒙蒙四合矣。然則中之與西，不同者其名，而同者其實，乃彊生畛域，安所習而毁所不見，何其陋歟！里堂會通兩家之長，不主一偏之見，於古法穿穴十經，研求三數，而

折中乎劉氏徽之注《九章》。西法隨事立説，闡其隱祕，而日月五星之果有小輪與夫日月五星本天之果爲橢圓與不，則存而不論。昔蔡中郎撰《十意》未竟，上言「欲思惟精意，扶以文義，潤以道術，著成篇章」。今里堂之説算，不屑屑舉夫數，而數之精意無不包，簡而不遺，典而有則，所謂「扶以文義，潤以道術」者，非邪？然則，里堂是記，固將以爲儒流之典要，備六藝之篇籍者矣。元少略涉斯學，心鈍不能入深，且以供職中外，斯事遂廢。今見里堂成此書，敬且樂焉。吾鄉通天文算學者，國朝以來惟泰州陳編修厚耀。最精，今里堂之學似有過之無不及也。

舊言堂集後序

昔陸士衡觀才士之所作而得其用心，良以用心之地觀之實難。靈均以降，大同以前，昭明觀之，可謂審矣。自兹以降，李唐、趙宋，文體變遷，士衡、昭明，非能逆覩者也。學者身處近代，遥隔前徽，享其所素習，屏其所未知，執以一端，蔽夫衆體，何其陋也！吾師烏程孫松友先生，學博文雄，尤深《選》學，摯虞、劉勰，心志實同。夫且上溯初唐，下沿南宋，百家書集，體裁所分，古人用心，靡不觀覽。是以濡墨灑翰，兼擅衆長，不泥古而弃今，不矜今而廢古。曩撰《四六叢話》二十篇，各窮源委，冠以敘文，學者誦習，得研指趣。今哲嗣復哀刻殘稿，爲《舊言堂集》四卷。諸所擬議，咸具兹篇。又其古今體詩，托跡中唐，衷以風雅，文家能事，亦備於斯。元籍列門生，舊被教澤，凡師心力所詣，略能抑見一二，謹爲後序，以諗文家。

緑天書舍存草序

裴山錢中丞，幼勤于學，工於文，孝于節母。余丙午歲入京師，蚤相友善。己酉，同榜成進士，入翰林，登堂拜母，益相愛重。及洎余出使在外，裴山直軍機，相見爲稀。及裴山亦出撫粤、楚，遂不相見矣。中間以詩相酬和者頗多，彼此半逸其稿。庚午、辛未間，天子方重用之，而裴山遽以病卒。天子傷悼，故於飾終之典有加焉。裴山有一女曰德容，程太夫人慎于擇壻，松相國礜余子祜于太夫人，太夫人既見祜，甚愛之，曰：「吾早識雲臺，雲臺與吾子善，且祜致佳。」遂締姻焉。太夫人手一囊付祜之母曰：「此亡兒之詩，需雲臺訂之。」余受而讀之，始見裴山前後數十年詩筆之全。其詩風格清超，性情縝密，粹然想見其爲人。裴山將母至勤，而不盬于王事，可謂泰山之竹，冉冉孤生，朝陽之桐，萋萋盡力者矣。余既爲作傳，復删存其詩，編爲六卷，刊于廣州，畀其嗣子承志，俾世守之。嗟乎！人生聚散，心跡奚可預計哉！當丙午、丁未間，余與裴山居京師，嘗共乘敝車，以文藝相示，俄爲翰林，曷嘗有一言及于外省官，又曷嘗有一言及于兒女子？乃二十七年而裴山卒，又四年而太夫人卒。嗚呼！一星後曙，古人所哀。微雲抹山，賤子何忝。書成酹酒，悲從中來。存殁之情，結于涕泗矣。嘉慶歲戊寅十月序于羚羊峽舟中。

孫蓮水春雨樓詩序

上元孫君蓮水之詩，蓋出于隨園而善

學隨園者也。蓮水從隨園游，奉其所論所授者以爲詩，而本之以性情，擴之以游歷，以故爲隨園所深賞，有「一代清才」之目。而蓮水亦動必曰：「隨園，吾師也。」不敢少昧所從來。謂蓮水之詩非出于隨園不可。然隨園之才力大矣，門徑廣矣，有醇而肆者，亦有未醇而肆者，使學之者不善益其所肆者而肆焉，以爲出于隨園，而隨園不受也。即不敢肆其詞而遺其醇焉，以爲出于隨園，而隨園亦不受也。吾觀蓮水之爲詩，清麗有則，唐人正軌也。且不苟作，不多作，意必新警，語必遒峭，一字未安，吟想累日，所以性情正而詞氣醇，與其肆于詩之外，無寧有所蓄於詩之中。吾固曰：「此唐人正軌，而善學隨園者也。」乾隆乙卯春，予識蓮水于歷下，同爲蓬萊觀海之遊。嘉慶己未冬，又同爲武林之遊。詩中蹤跡，略可見。壬戌夏五，蓮水歸秣陵，訂《春雨樓詩》爲書數語于卷首。秣陵山水，清麗而壯，予不見之久矣。今春雨樓中，詩境相似，爲掩卷凝思者久之。

福謹案：蓮水，名韶。

華陔草堂書義序

今平湖令尹嘉定李同年許齋，早年以經術名於江南，及從錢辛楣前輩遊，盡得其學，經史文辭，披華擷實，六書九數，靡不綜覽。乾隆丙午秋，朱石君師典試江南，合經策以精博求士，於是平湖以第四人中式，元以第八人中式，相見于春明，性情學術，契若兄弟也。庚戌，石君師總裁會試，會元既定，擬之曰：「此似江南李許齋。」及揭曉拆封，自第六人始，平湖寔第六人，大嗟訝，繼

拆第一人，乃歙朱蒼楣文翰，蓋蒼楣亦以經史爲根抵，兼工漢、晉古文，酷似平湖者。吾師之所以取士，吾友之所以受知，皆於書義中具見全量。然則平湖之全量不可以書義盡之，實可於書義見之矣。平湖事母孝，出爲孝豐、德清、平湖三縣令，以潔白養政，聲聞都下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南陔》，孝子相戒以養也。《白華》，孝子之潔白也。」斯文有焉。且讀斯文者，當知寓經疏史志于明人法律之中，爲近時獨闢之徑，未可以尋常程式比也。

王柳邨種竹軒詩序

予昔聞翠屏洲王君名久矣。歲丙寅、丁卯間，相遇于揚州，讀所著詩，驚異之，心爲之下。既乃爲翠屏洲之遊，洲在焦山北岸，桃柳數萬株，雜之以竹，人跡罕至，江潮到門，置詩人於此間，安得不異？於是相與選訂本朝詩集于曲江亭上，此《江蘇詩徵》所由昉也。此後，予馳驅南北，别數年，復以癸酉春相會于揚子江上，同訂《詩徵》，已四千餘家。予軍艘轉運畢，迴舟泊高明寺，夜雨瀟瀟，春鐙摇焰，讀是詩至子夜，歎其體裁正，情性眞，才雄氣静，將擬之古人，其靖節耶，明遠耶，正字、摩詰耶，嘉州、蘇州耶，抑子美、太白耶？將毋同。復於晚唐後擬之，無相似者。夫乃歎其洵有異于時俗之所爲也。王君身處蓬茅，名滿海内，布衣而老，必爲傳人。是集亟當刻板，以貽同志。王君子名屋，年尚幼，已工詩，有佳製，曷附録數詩于集後，以誌家學。

邗上集序

元曩輯《淮海英靈集》、《揚州圖經》，翻閱各家詩集于邗上，事蹟特詳，未嘗不歎風氣人物，園池觴詠，每藉當時名家别集，疊見側出，掩卷凝想，如將見之。明代、國初不具論，近年馬氏玲瓏山館，材力非甚饒健也，徒以聚書好客，扶助風雅，迄今家貧書散，而故宅瓌瓏一石，猶得歌于松嵐觀察詩集中，餘可知矣。觀察工詩善書，甲子、乙丑間，僑居揚州，勒所得詩爲一卷，曰「邗上集」，體格藴藉如漁陽。在揚州時，相遇之客則有若吴穀人、胡西庚、洪稚存、方子雲、王惕甫、樂蓮裳諸君子，遊讌之地則有若篠園、康山、休園、白沙、翠竹、江村各園亭，相主之人則有若沈既堂、江子屏、楊竹廬、江文叔諸舊家。詩之以邗上而得歟，抑邗上之得人詩也？余故幸邗上不甚陋，尚得屢見于各家之詩，甚且以此專勒集名也。

福案：觀察劉大觀，邱縣人。

惜陰日記序

《漢書》云：「脩學好古，實事求是。」後儒之自遁于虚而争是非于不可究詰之境也，豈河間獻王竟逆料而知之乎？我朝儒者，束身脩行，好古敏求，不立門户，不涉二氏，似有合于「實事求是」之教。仁和宋氏咸熙，潛修力學，丙辰、丁巳間，助予纂集經詁，在精舍中爲前一輩學者。嘉慶辛未入都，以所著《惜陰日記》相質。其間考訂經史古籍，皆據實以求是，非沈篤澹雅之才，能若是乎？

存素堂詩續集序

時帆先生詩《前集》，元爲之刊於杭州，收入靈隱書藏。《後集》未校刻，而先生卒。先生子中書桂馨，以稿寄江西屬訂，而桂馨又卒。迴憶二十餘年交誼，傷悼不已。念先生具良史才，主持詩派，衷于雅正，足爲後學之式。平生學問交游，敦篤靡已。元雖勞于積牘，感先生之誼，亟爲校閲付刻。其《年譜》一卷，乃先生子録寄雜稿敘成者，亦加删定，附于《續集》之首。

福案：時帆，翰林學士法式善。

是程堂集序

予於浙西見文筆三人，曰陳白雲，曰查伯揆，曰屠孟昭。白雲文筆清古拔俗，伯揆則宏麗矣，孟昭學于白雲而友于伯揆，故其風骨文采，出于其閒，年雖少而波瀾老成，三人皆館閣才也。乃白雲以進士授知縣，伯揆不願舉進士，以舉人就知縣，孟昭成進士入翰林矣，復改知縣，所治之縣，各著循聲。是天將使其循良之政，早及于民，不徒以文學掩壯年歲月也。儀徵，吾邑也，地處大江之濱，北接淮河，繁劇難治。孟昭領此邑，裕如也。邑累于税，孟昭自除之。邑有難獄，孟昭力斷之。邑民貧且惰，孟昭以木棉蠶桑耕織爲教，而民化之。邑有鹽梟日益横，孟昭聚武士擒治之。民閒頌聲日騰，達聞于遠方。其政成矣，而其文筆復裒然成集。知不以政廢其學，且其所以爲學者，即其所以爲政也。余早識孟昭之才與學，于吴山讀書之時。余雖抗顔，然今邑民也，

知其循政，親切不誣。茲序其集，在于甲戌。自今以往，政績文學，懋勉益上者，當與年俱進，烏得以此百里地、十四卷書衡量之耶？

福案：孟昭，名倬。

徐雪廬白鴿山房集序

昔張楊園先生幼孤貧，受業于其母。母召之曰：「孔、孟祇兩家無父兒也！」是以既長而得蕺山之傳。自古孤根危露，得母節激厲而成其學者多矣！豈非席豐者易淪于草木，貞苦者可勒于金石哉？武康徐雪廬孝廉，予昔一覽而異其才，既而屢試之，知其幼被賢母苦節之教，是以行誼文筆卓然有成。其詩矢正音而持雅裁，清遠峻潔，不移于俗，駢體文得齊、梁、初唐之遺。交遊既廣，乃莫不知爲賢母之子，克自樹立，無忝所生者。予昔所以試雪廬者在文筆，茲序其集，豈在文筆哉！東廣微《補詩》曰：「白華朱萼，被于幽薄。」予爲雪廬誦之。

福案：雪廬，名熊飛。

郭書屏鶴井集序

余在浙，與守令言民事，無暇言詩文。然守令中有學者，未嘗不知之，鄞縣令郭君可典文誌。其人也。鄞爲海疆，劇於海寇，郭君拊之，多循聲。郭君閩中進士，予每令其鞫海中閩盜，悉知其鄉語，以故鞫盜甚多，得其情，無酷枉者。余考績卓異，薦之。其先爲海上汎舟之役，近乃奉總督檄采銅於滇。夫渤澥之大，昆池之遥，極其遊矣。

所爲詩，爾雅眞摯，實事求是，亦足以紀其所遊，鵬之所摶，鵾之所徙，乃可以擬之「鸛井」云乎哉！

靈芬館二集詩序

靈均之騷，類性體物，無所不有，唐、宋人詩各成流派，即以爲同出于騷，亦無不可。吾讀《靈芬館詩二集》而益有悟于此。吴江郭君頻伽，臞而清，如鶴如玉，白一眉，與余相識于定香亭上。其爲詩也，自抒其情與事，而靈氣滿天，奇香撲地，不屑屑求肖于流派，殆深于騷者乎！ 或惜其久試未第，惟以文得名，予曰：「不然，新、舊《唐書》列傳夥矣，全唐人詩亦夥矣，予未見繙讀《唐書》之人多于繙讀全唐人詩之人也。然則，亦各蘄至于不朽滅而已矣，何惜焉？」郭君廣涉歷，喜交游，山川芳草，所助者實多，所爲古文辭，雅潔奥麗，有古人法度，所填《蘅夢詞》、《浮眉樓詞》，清婉穎異，具宋人正音，卓然名家，久爲王蘭泉、吴穀人諸先生所推重。殆亦乞靈于騷而揚其清芬者歟？

福案：頻伽，名麐。

畫舫録序

《揚州畫舫録》十八卷，儀徵李君艾塘所著也。揚州府治在江、淮閒，土沃風淳，會達殷振，翠華南巡，恩澤稠疊，士日以文，民日以富。艾塘于是綜蜀岡、平山堂諸名勝、園亭寺觀、風土人物，仿《水經注》之例，分其地而載之。以上方寺至長春橋爲《草河録》，以便益門爲《新城北録》，以北門爲

《舊城北録》，以南門爲《城南録》，小東門爲《小秦淮録》，分虹橋外爲《虹橋》上、下、東、西四録，分蓮花橋外爲《岡東録》、《岡西録》、《蜀岡録》，共十六卷。別紀《工段營造録》、《舫扁録》二卷。凡郡縣志及汪光禄應庚《平山堂志》、程太史夢星《平山堂小志》、趙轉運之璧《平山堂圖志》所未載者，咸紀於此。或有以楊衒之、孟元老之書擬之者。元謂楊、孟追述往事，此録則目覩昇平也。或有疑其采及瑣事俗談者，元謂《長安志》敘及坊市第宅，《平江紀事》兼及仙鬼詼諧俗諺，此史家與小説家所以相通也。且艾塘爲此垂二十年，考索于志乘碑版，咨詢于故老通人，采訪于舟人市賈，其裁製在雅俗之閒，洵爲深合古書體例者。元受讀而服其善，因序其略，俾知吾鄉承國家重熙累洽之恩，始能臻此盛也。

福謹案：李君，名斗。

王竹所詞序

詞人之作小令，以五代十國爲宗。守其派者，有晏氏父子、歐陽公、張先、秦觀、賀鑄、毛滂諸人。慢曲以清眞、白石爲宗，沿其流者，有吴文英、張炎、盧祖皐、高觀國、王沂孫、周密、蔣捷、陳允衡諸人。自元、明以來，傳染《草堂》結習，而《花閒集》、《樂府雅詞》、《絶妙好詞》諸書之遺意莫或窺尋，無怪乎詞學之不振也。王子竹所深於詞，三十年前即以之名大江南北，茲復手自刪訂，埽去骫骳從俗之作，其所存者，小令則寓穠纖於簡厚，慢曲乃如溪流溯風，波紋自行，而冷光翠色，一望演漾不可盡，蓋於四聲二十八調中獨得唐、宋人精髓。深

於此者，乃知其爲必傳也。

福案：竹所，名初桐，太倉人。

群雅集序

昔歸愚宗伯訂《别裁集》，謂王新城執嚴滄浪之意，選唐賢《三昧集》，而于少陵鯨魚碧海或未之及，此宗伯獨親風雅之旨。其實新城但于《三昧集》持此論耳，其裁僞體與宗伯固無歧趣也。近今詩家輩出，選録亦繁，終以宗伯去淫濫以歸雅正爲正宗。與其出奇標異于古人之外，無甯守此近雅者爲不悖于三百篇之旨也。丹徒王君柳邨之論詩也，以宗伯爲歸。近日數大家聲氣炫赫之時，王君獨去之若浼，抱殘守拙，以爲吾恐其言之或非雅也，以故伏處大江金、焦兩山之北渚，而交遊亦幾徧于海内。用是著録國朝《别裁》以後諸家之詩，積成卷袟，名之曰《群雅集》，即以歸愚宗伯居首，雖爲先輩友人録其著作，而編詩大指亦即在是。蓋已汎濫于宋、元諸家及明嘉、隆前後之蹊徑門户，而折衷而得所歸焉，又何慮近時門逕之少有出入者乎？王君以未定之草示元，屬元爲序。元將入覲，馬首戒途，匆遽未徧讀，而其大旨已得覽之，乃爲之序。

重刻宋本太平御覽敍

《太平御覽》一書，成于太平興國八年。北宋初，古籍未亡，其所引秦、漢以來之書，多至一千六百九十餘種，考其書傳于今者，十不存二三焉。然則存《御覽》一書，即存秦、漢以來佚書千餘種矣，洵宇宙間不可少

之古籍也。惜世所行者，自明人刻本外，鮮有善册。吴門黄蕘圃主事，有刊本三百六十六卷，乃前明文淵閣宋刻殘本，又五百廿卷，亦依宋鐫所抄，其餘缺卷，並從各家舊抄過録。予乙丑、丙寅間在雷塘庵，取明黄正色本屬友人密加謄校，知黄本顛倒脱落，至不可讀，與明活字板相似，其偏旁之訛，更無論矣。且彼本妄據彼時流傳經籍，憑臆擅改，不知古書文義深奥，與後世判然不同，淺學者見爲誤而改之，不知所改者反誤矣。或其間實有宋本脱誤者，但使改動一字，即不能存宋本之眞，不能見重于後世，故余所謄校者，以全依宋本不改一字爲主。今此刻本，又皆全依余所校者付梓，且精校再三，不滋舛脱，足使藝林偁快，後世委心古籍，古人皆藉是更垂不朽矣。

郝户部山海經牋疏序

《左傳》稱「禹鑄鼎象物，使民知神姦」。禹鼎不可見，今《山海經》或其遺象歟？《漢書·藝文志》列《山海經》于「形法家」，《後漢書·王景傳》「明帝賜景《山海經》、《河渠書》以治河」，然則是經爲山川輿地有功世道之古書，非語怪也。且與此經相出入者，則有如《逸周書·王會》、《楚辭·天問》、《莊子》、《爾雅》、《神農本草》諸書。司馬子長于《山經》怪物不敢言之，史家立法之嚴，固宜耳。然上古地天尚通，人神相雜，山澤未烈，非此書末由知已。郭景純注於訓詁地理未甚精徹，然晉人之言，已爲近古。吴氏廣注徵引雖博，而失之蕪雜。畢氏校本于山川考校甚精，而訂正文字尚多

疎略。今郝氏究心是經，加以牋疏，精而不鑿，博而不濫，粲然畢著，斐然成章。余覽而嘉之，爲之栞板以傳。郝氏名懿行，字蘭皋，山東棲霞人，户部主事，余己未總裁會試從經義中識拔實學士也。家貧行修，爲學益力，所著尚有《爾雅疏》諸書。蘭皋妻王安人，字瑞玉，亦治經史，與蘭皋共著書于車鹿春廡之間，所著有《詩經小記》、《列女傳注》諸書，于此經疏並多校正之力，亦可尚異之也。

宋本附圖列女傳跋

此圖當分別觀之。余嘗見唐人臨顧愷之《列女傳圖》長卷，其中衣冠人物，與此圖皆同。若衛靈公所坐之低屏，漆室女所倚之木柱，顧圖中皆有之，絶相似，否則誰能畫柱爲枯株之形也？觀其宫室樹石，如《孟母圖》中書院之類，或有宋人所增，然即此尚可見宋屋之形。至于人物鐙扇之類，定爲晉人之筆無疑，且恐晉人尚本于漢屏風也。

杭州紫陽書院觀瀾樓記

康熙四十二年，浙江鹽法道高公熊徵創建紫陽書院於杭州省城紫陽山下，有詩十二章分詠其地。今之聽事北向者爲樂育堂。堂後高屋三楹，拾級乃登者爲五雲深處。折而東有池，廣一畝，湛然清深，曰春草池。池上水閣南向，今名淩虚者曰南宫舫，東向者曰簪花閣。池南有山如重巘，山之空明處皆南宋人所抉剔，曰别有天，曰尋詩徑，曰巢翠亭，曰螺泉，曰鸚鵡石，曰筆架

峰，曰垂釣磯。鸜鵒石側之校經亭，爲元所建。山之最上者曰看潮臺，臺久圮。嘉慶八年，都察院巡鹽使者延公，因書院生徒日多，附課者皆給以膏火之資，席不敷坐，乃建高樓五楹以冠此山，移樂育堂朱子栗主祀於樓下，祀魁星於樓上，藉爲生徒藏修息游之地，本孟子之義，名之曰「觀瀾樓」。斯樓處山之顛，俯視城市，萬屋鱗次，長江如帶，環曲於外。若其風日流麗，波濤不驚，越山清遠，澄流東下，有足觀者。又若潮汐自海霻騰駕而來，雲馳雷動，震疊心神，發皇耳目，更有足觀者。然則，學者觀瀾之術可知矣。觀于海者難爲水，游聖門者難爲言。聖言莫大於孔子，海瀾莫大於浙江。善乎，趙岐之言曰：「所覽大者，意大。觀小者，志小。」朱子之言：「聖道大而有本，學者漸乃能至。」生徒之登斯樓者，莫不志於大道，成章乃達。教生徒以學者，亦將操此術於盈科之流水以觀之矣。使者名延豐，滿洲人，家世甲科，卹商愛士，使浙四年，多惠政。書院院長王君，名宗炎，蕭山進士，深於經術，學行醇厚。生徒三百二十有八人。董斯工者，教官楊秉初、丁治。時五月朔甲午。

諸城劉氏族譜序

《禹貢》曰：「海、岱惟青州。」諸城在漢爲琅邪郡，今屬青州，故乾隆二十一年宰相劉文清公以翰林視學安徽，賜詩有曰「海岱高門第」也。嘉慶十九年，諸城劉氏共修族譜成，以前明弘治由碭山遷諸城之祖爲始祖，迨今三百二十餘年，傳十四代，列表者八百二十一人，誌其祠墓，記其遷徙，井然

秩然，何其愼也！劉氏之望，二十有五，漢、唐以來，將相名人，不可勝數。今諸城譜謂「碭山以上不可稽」，不妄推世系，又何愼也！《唐書·宰相世系表》以宰相著其姓，今諸城文正、文清兩公非徒爲宰相，且爲賢宰相，天下仰之，族譜不因宰相而修，而賢相更足立族譜之望。嗚呼！此聖翰所以特許爲「海岱高門第」也。烏有先帝已推高門第，而猶不本老泉《族譜序》意，亢宗睦族，奠系分房者乎？是譜之修，非止世家之乘，且裨國史之表，誠不可緩于今日矣。元爲文正公門生門下之士，文清公亦爲館師，今大司農又同榜進士也。大司農以譜屬元爲序。元不敢辭，敬書大義，僭附卷末云爾。

岱頂重獲秦刻石殘字跋

泰山秦李斯石刻，厪存二十九字。乾隆初年，碧霞宮火，石失，世間拓本最可寶貴。故余以舊拓本合漢延熹《華山碑》，同摹刻于揚州北湖也。嘉慶二十年，前任泰安縣常熟蔣君，因培。在岱頂玉女池水中搜得殘石二，尚存「斯臣去疾昧死臣請矣臣」十字。新搨清朗如故，洵爲快事，後之攬者，當有感焉。

葵考

葵爲百菜之主，古人恒食之。《詩·豳風》、《周禮·醢人》、《儀禮》諸篇，《春秋左氏傳》及秦、漢書傳皆恒見之。《爾雅》于恒

食之菜不釋其名，爲其人人皆知也。故不釋韭、蔥之名，而但曰「藿山韭」、「茖山蔥」。《爾雅》不釋「葵」，其曰「菟葵」、「芹葵」、「戎葵」、「莃葵」，皆葵類，非正葵，亦韭、蔥之例也。六朝人尚恒食葵，故《齊民要術》載種葵術甚詳，鮑照《葵賦》亦有「豚耳鴨掌」之喻。唐、宋以後，食者漸少。今人直不食此菜，亦無知此菜者矣。然則，今爲何菜耶？曰：古人之葵，即今人所種金錢紫花之葵，俗名「錢兒淑氣」即「蜀葵」二字，吴人轉聲。者，以花爲玩，不以葉充食也。今之葵花有四種：一向日葵，高丈許，夏日開黄花，大徑尺；一蜀葵，高四五尺，四五月開各色，花大如杯。此二葵之葉皆粗澀有毛，不滑，不可食，惟金錢紫花葵及秋葵葉可食，而金錢紫花葵尤肥厚而滑，乃爲古之正葵。此花高不過二尺許，花紫色，單瓣，大如錢葉，雖有五歧而多駢，誠有如鮑明遠所謂「鴨掌」者，異于秋葵之葉大多歧不駢如鶴爪也。《齊民要術》稱葵菜花紫，今金錢葵花皆紫無二色，不似蜀葵具各色，秋葵色淡黄也。《左傳》云：「葵猶能衛其足。」杜預注云：「葵傾葉向日，以蔽其根。」曹植《表》云：「若葵藿之傾葉，太陽雖不爲之迴光，然向之者誠也。」《玉篇》云：「葵葉向日，不令照其根。」此皆言葵之葉能衛其根，即葛虆庇本根之義，非言其花向日自轉也。藿爲豆葉，豆之花亦豈向日而轉哉？予嘗鋤地半畝，種金錢紫花之葵，翦其葉以油烹食之，滑而肥，味甚美。南中地暖，春夏秋冬皆可采食，大略須地肥，而葉嫩大如錢，乃甘滑。《儀禮・士虞禮》稱之曰「滑」者以此。又余嘗登泰山，其懸崖窮谷，曲磴幽石之間，無處無金錢紫花之葵，皆山中自生，非人所

種，山中人采其葉烹食之，但瘦耳。然則，世人雖久不食之，而名山古地，尚有留存者矣。《説文》云：「藿，豆之少也。」余嘗種豆，采其葉苗食之，味亦美。葵葉之味，與藿正相似，益可知古人葵、藿並舉之義。秋葵葉嫩時，亦可食，但此與葵性相近，終非正葵。葵之花開于夏，此則至秋始開，其葉不能四時常可種食耳。

化州橘記

按志：橘紅出化州者佳。化州四鄉多橘，以城内者爲佳。城内多橘矣，以及聞州衙譙鼓者爲致佳。及聞鼓之橘多矣，以衙内蘇澤堂前者爲致佳。蘇澤堂前祇兩樹矣，尤推賴氏園中老樹一株爲致佳。老樹久枯，其根下生新樹，今數十年，高丈許，故復稱老樹。賴氏守此，世爲業，買者就樹摘之，以示其眞。花多實少之年，一枚享千錢，雖官不能攫之。園中近老樹者數十株，亦佳，然惟老樹皮紅，有白毛戟手，香烈而味辛，識者入手能辨之。夫蘇澤堂橘，官物也，徵之者多，則州牧不暇給。長官若買之，則官不受價，否則攫而已。予于庚辰十一月過州，知賴園之橘可買也。命僕人入園訪老樹，賴叟曰：「老橘賣已盡，惟零丁數枚矣。」即以數千錢摘之。賴叟其古橘中人歟？或云化城多蒙石，蘇澤堂當石上，而賴園老樹根下蒙石之力或更巨，物性所秉，或亦然歟？

自鳴鐘説

自鳴鐘來自西洋，其制出于古之刻漏。

《小學紺珠》載薛季宣云：「晷漏有四，曰銅壺，曰香篆，曰圭表，曰輥彈。」元謂「輥彈」即自鳴鐘之制，宋以前本有之，失其傳耳。西洋之制器也，其精者曰「重學」。重學者，以重輕爲學術，凡奇器皆出乎此，而其佐重學以爲用者曰輪、曰螺，是以自鳴鐘之理則重學也，其用則輪也，螺也。古漏壺盛水，因漏滴水，水乃漸減，遂以爲輪之轉運，是水由重而漸減爲輕也。自鳴鐘以鐵爲卷，置銅鼓之，中捩之，使屈其力，力由屈求伸，亦由重而漸減爲輕也。鐘凡二鼓，一鼓以記時，一鼓以擊鐘。記時之箭，外纏綆以奪弟二塔輪之力。塔輪者，形如卧塔，所以受綆也。塔輪奪弟三中心輪之力，記時之鍼，管乎中輪。中心輪奪弟四直輪之力，直輪奪弟五齒輪之力。若齒輪無物以節之，使齒聲其數以漸退，則各輪之力不勝鼓中鐵卷之力，砉然立解，其綆頃刻已盡，而其卷亦驟伸矣。故有懸鎚往來摇動，藉以節之，與齒輪之齒相應，齒輪漸退，則四、三、二輪亦遞退，綆漸解而卷漸伸也。擊鐘之箭外纏綆，以奪弟二塔輪之力，塔輪奪弟三擊輪之力。擊輪者，外管擊齒，内樹杙以動鐘鎚。弟三擊輪奪弟四鳥頭輪之力，弟四鳥頭輪奪弟五小輪之力，弟五小輪奪弟六風輪之力，若無風輪，使其力少重而滯于轉，則其擊鐘也甚速無節矣。擊鐘之鼓，其機亦管乎時輪，時至則擊齒卸，而鼓中鐵卷之力伸矣。伸少者擊少，伸多者擊多，擊畢則齒礙而關其力，以待後時。或以二鉛錘代鐵卷之力，則無兩鼓，其爲重學也益明。兩鼓各輪皆合于二銅版，其合也，皆螺釘之力，其轉也，皆輪之力。究其塔輪與鐵卷，亦皆螺旋也。綜其理，皆由重以減輕，故曰

「重學」也。此制乃古刻扁之遺，非西洋所能創也。

清遠峽記

踰庾嶺而南至清遠縣，凡南雄、韶州、連州之水皆匯流過清遠峽，始至三水縣南趨于海。此峽兩山相對，水出其間，峽北有飛來寺，立寺門與隔岸人可呼而相與語，甚狹也。然而三郡千里之水，舍此無由入海。觀其曲折夾束貫行之勢，亦奇矣。若水舍此而別有所由，則此間計惟數十畝平田耳。指寺前叱犢之地，謂爲古揚帆之地，誰其韙之？凡水分流有二者，最易留其一，塞其一。此峽之上古無分流，故千古不塞也。又安知古亦有二流，已塞其一，而留此一也？三江者，《禹貢》所著也。南江在今蕪湖以上，《漢書・地里志》、《水經注》皆有分江水，豈誣後人耶？今塞耳。或人疑池州、寧國之間皆山，無古江之故道，此未多歷地形也。余歷地所見如清遠峽最狹者有二焉，一則浙江桐廬縣之七里瀧，一則廣東高要縣之羚羊峽。此二山行水之地形，皆與清遠等，而羚羊峽過廣西一省之水爲尤巨，豈可足未繭于衆山之中，而遽斷其爲無是哉？

新建南海縣桑園圍石工碑記

南海縣之西南有西樵山焉，勢高而基厚，連綴甘竹、飛鵝各小阜，盤礡數十里，西北兩江之水所共抱而洩海者也。此山古必居海潮中，數千年兩江泥沙附山而渟，漸渟漸廣，山之距水亦漸遠，于是始有田。田患

大水之浸，于是北宋以後，始圍以隄，始有「桑園圍」之名。田之未圍隄也，大水浸之，則泥沙加積焉，一年積二三分厚之泥沙，百年即高一二尺厚之田地。自有隄而田無水患，地亦不復加高。然而順德、香山、新會下游之海變爲田者，愈久愈多。下游之田既多，則上游兩江浩瀚之水難速洩。以難速洩之水抱不復加高之田，水高田低，且以不堅之隄捍之，烏能不險而潰哉？國朝以來，屢經修築，以衛民生。溯宋、元、明，事載前碑誌，不具述。余于嘉慶二十二年冬初莅粵，是年夏，水決三丫基，民命、田稼所傷實多。察知歲修資少，乃籌庫資發商生息，歲得銀四千六百兩以濟之，然終不能無大患。南海人伍元蘭、伍元芝兄弟並官刑部郎，捐銀六萬兩，新會人盧文錦前官工部郎，捐銀四萬兩，請于險處皆建石隄以障之。其險者如三丫基、禾叉基、天后廟、大洛口、吉贊橫基諸處，隄上用條石疊之，隄坡、隄根用磈石護之，共疊石一千六百餘丈，護石二千三百餘丈。始斯役者，南海令仲振履。終斯役者，南海令吉安躬。斯役而勞心力者，佐貳顧金臺、李德潤，舉人潘澄江、何毓齡等。二十五年，工成，用銀七萬五千兩，餘銀還之三部郎，三部郎不願復受，請以濟三水縣隄及公事之用。夫桑園圍內數十里如一小邑，隄若潰，則順德、龍山諸地兼受其衝，伍與盧無田廬在其中，乃捐銀至十萬之多，志在保障，可謂好義而樂善者矣。是役也，工鉅用多，不可不奏而行。二十四年，元會同撫部奏，奉旨允行。道光元年，以工竣奏，且請照禮部建坊例，獎伍、盧以坊，題欽定「樂善好施」四字，奉旨又允行。余閱水師出虎門，歸過順德，歷

斯圍各險處勘其工，謁海神廟致禱焉。且誡圍中各堡紳士耆老等，自兹後歲逢大水，土隄之薄者厚之，低者崇之，漏者塞之，石隄之壞者增之、脩之，磈石之卸者增之、壘之。官士請樹碑以記其事，書此付之。庶幾此一方永臻安定焉。

恩平茶阬硯石記

嶺南恩平縣南廿餘里，溪盡處入山，又廿餘里，有巖曰「茶坑」，産異石。嘉慶初，山民始掘之，持至端州，端州硯工見之曰：「此非吾端石，何佳乃爾？」于是端州工始采爲硯，以冒端州石。端州老坑石幾盡，阬閉不復采，今采者，新阬耳。新阬有魚腦、青花、火捺、鸜鵒眼諸色，與老阬同。恩平石無魚腦、青花，而石中有黃龍、火捺、緑眼，又多緑脈，或縱横相交，此則端巖所少矣。端州新阬潤而滑，不發墨，恩平石雖不及老阬，而發墨勝于新阬。端州之石割于洞，故石外無皮，製硯者必削其磽确，使中規矩。恩平石則天成橢扁三角等形，積萬小石戴土成大巖凷，凷碎泐不相連屬，采之者如拆壁掘地而得甎，或重數十觔，或重數十兩。石外有皮色裹之，或黃如霜葉，或紅如榴皮，如燕支，或緑如蕉葉，如苔錢，如荇帶，如蛛絲，或皺如松皮，或斑如虎皮，或青緑如古彝器。剖之，其中或有黃龍紋，如氣水之流，或有緑紋，如繩線之結，或青緑數層相疊，種種形色，與端巖大異。而硯工必盡去其異者以冒端巖，故二十年其名未顯。余近知此石佳，惜其久冒端巖而不自立名也。爰命硯工買石，留其形色而琢爲硯且記之。

福謹案：泐，《説文》解爲「水之理」，非石裂也。而《考工記》曰「石有時以泐」，則「泐」字似有裂意。今觀各坑石，一大塊之中復有文理，順其理擊之即裂。硯工指之曰：「此水線也。凡石皆有水線，石久即裂，裂必從水線之理。由此，可證《考工》、《説文》互明之義。

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序

余從韓桂舲大司寇獲識仁和王君文誥。於嶺南。王君學識淹通，深於史，所撰《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》尤精博，匪特聚百家爲大成，更可訂元修《宋史》之舛陋。

余於接席間，歷扣王君致力於蘇詩之處，王君曰：「蘇詩編年注，不始於施德初與顧禧也。當元豐間，坡公遷黄，彭城陳師仲爲編述密、徐二郡所作古律以寄，事載《東坡集》中。今王龜齡《集注·姓氏録》『彭城陳師道』後載有『陳希仲』，以其注内『劉共父』或稱『洪父』，『張敬夫』亦稱『欽夫』例之，是『希仲』註即『師仲』也。其後坡公北歸，有《前後集編年註》，則趙次公、宋援、李德載、程縯四家也，李敬齋載在《古今黈》，謂之『四註本』。繼有林子仁者，復附益之，改『四註』爲『五註』。考子仁於政和中賜號高隱處士，而自政和上溯建中靖國，僅一十七載，註已兩刊。德洪親見黄魯直，而謂坡公海外詩中朝士大夫編集已盡，可爲崇、觀時刊行四註、五註之證。是編年註出於北宋者也。次公同時有趙夔者，嘗知榮州，納交於叔黨，别創爲分類註，垂三十年而刊於紹興之初，自鳴一家。復有師民瞻、任居實、孫倬、李堯祖四家，接踵於後，其爲體例，一本於夔，而取編年、五註並納入之，是爲八註、十註。《庚溪詩話》載乾道

初梁叔子入對，阜陵謂『近有趙夔等註軾詩甚詳』。而龜齡《集註・序》則云：『舊得八註、十註。』考夔序，其詩分五十類，自爲單行，與編年、五註各不相牟，乃刊定後，閱三十五年而阜陵目爲『趙夔等註』，此即夔註、五註並入八註、十註之證，夔序仍以分類弁首，故云『趙夔等』也。

「龜齡《集註》實由八註、十註推廣。今編年、五註猶有存者，檢對龜齡《集註》，其入選者十有六七，亦惟此十家註獨賅備，與龜齡增輯諸家繁簡懸殊，此是十家分合，具可考也。龜齡在隆興朝力持國是，阜陵方倚爲用，其不及《集註》者，龜齡亦僅有此八註、十註而已。迨至乾道，漸知諸將不足用，於是一力請外，專以及民爲務，而其排纂亦在此時。以阜陵不及《集註》考之，是書成後六年矣。呂伯恭廣夔註爲七十八類，龜齡實主呂本，故《集註》亦七十八類，載入《姓氏録》『伯恭』名下，而夔之分類亡。今其序猶存，而與《集註》分類不符，由於此也。龜齡《序》又云：『自八註而十，自十註而百，均之百人。』此又八註、十註積累至百之證。計其所均之人，列門牆預後進者，爲黄魯直、陳無己、秦少儀、潘邠老、王直方、劉無言、曾公衮、晁沖之、韓子蒼、李商老、潘仲達、蘇養直、釋祖可；出魯直西江派者，爲謝無逸、洪朋、高子勉、楊信祖、夏均父、何人表、洪芻、饒德操、李希聲、謝幼槃、徐師川、洪炎、汪信民、釋巽中；流入播遷號耆舊者，爲王性之、汪彦章、林敏中、呂居仁、王長源、江端本、元不伐、林子來，通計北宋註可知者四十七家。南渡，傳聞學者爲劉子翬、黄通老、陳體仁、汪聖錫、龔實之、胡邦衡、劉共父、張南軒、呂伯恭、甄雲

卿；登朝籍及閒放者，爲張孝祥、汪養源、吳明可、馮圓仲、芮國器、胡元任、鹿伯可、陳少章、王壽朋、葉飛卿、丁鎮叔、孫彥忠、項用中、葉思文、喻叔奇、王百朋、張器先、傅薦可，通計南宋註可知者三十一家。此編年累改爲分類，匯爲《集註》之大略也。

「施德初登張孝祥榜，龜齡出五載始入爲著作佐郎，其與顧禧爲《編年註》，應在淳、紹之時。據陸游原序，概論作詩事實，而下云『德初絶識博學』，係指題下施註紀事，又謂『助以顧禧該洽』，係指句下顧註徵典。紀事引本集、欒城史傳，不載出處，徵典引經、史、子、集、外藏，悉載出處，顯屬二手。卷端施氏、顧氏以次標列，亦可與序參證。卷中疵議趙夔、程縯等註，輒曰『舊註』，而於次公間一標名，其編年依仿五註，亦見施、顧所因。又凡原引經史正義已盡則避去，佐以别載，此緣施、顧不時繙檢五註、十註，是以相爲表裏，所在符合其體段，概可知矣。施宿爲餘姚令，乞序於游，至嘉定付刊，已較《集註》後出三十五年。凡刊五十五年，至景定而漫漶。鄭羽爲淮東倉，汰其字大小七萬一千五百七十七，計一百七十九版。自此流入元、明，無復表見。而《集註》有元刊者，則已增入劉須溪註。須溪在宋爲國博，終於元季，書雖元刊，内有補列數家，當即須溪所爲，其去宋刊，固不遠也。

「國朝康熙間，宋牧仲得施、顧殘本，邵子湘取肆本分類補綴，因以編年爲施註，而目肆本分類爲王註，沿説至今。肆本省七十八類爲三十類，在前明已有之，而不詳所自，或言此出吳興茅本，而新安朱本復省爲二十九類，然迥非龜齡《集註》之面目。此後查夏重得影鈔施殘本，翁君覃溪得牧仲

鳴謝

《儒藏》精華編惠蒙善助，共襄斯文；謹列如左，用伸謝忱。

本煥法師　壹佰萬元

智海企業集團董事長　馮建新先生　壹佰萬元

NE·TIGER時裝有限公司董事長　張志峰先生　壹佰萬元

張貞書女士　壹佰萬元

北京大學《儒藏》編纂與研究中心

本册审稿人　陳新
本册責任編委　沙志利


ISBN 978-7-301-11995-2

定價：1200.00元
（上下册）

